



水乡看桥

□桑飞月

江南水乡，水多，桥也多。

我居水乡良渚。闲时，喜去水边看桥，看那些从时光深处走来的桥。

水乡的桥多古老，骨是石骨，风是古风。一座座像历经沧桑的长者，长年不语地坐在河上，深邃而又神秘。

在古代，要想建造一座坚实的桥，最好选用石料。先请桥梁匠人把桥设计好，然后将石料切割成合适的尺寸，通过巧妙的构架，进而搭建出安全耐用而又美观的石桥来。这些石桥，又像一枚枚或精致或古朴的印章，印在长河碧波及粉荷翠叶间。画龙点睛似的，构成了江南水乡画的眼。

水乡古桥上，还经常攀附着一些藤本植物。有些藤本植物很聪明，喜欢依附古老的事物，因为古老即意味着安全、长久、可靠。所以，判断一座桥是否古老，你还可以看它们身上有无这些藤本植物，如薛荔或络石。

有年春天，我在良渚的杜甫桥桥头，看到了一千万架白色的“小风车”。那其实是络石的花，络石又叫风车茉莉，因它开的花像小风车，而且还很香，它们让一座老桥，历经沧桑依然散发着馨香。

而在良渚港的折桂桥上，则覆满了薛荔，薛荔那郁郁葱葱的枝蔓将折桂桥衬托得很幽深。关于这些薛荔，我其实一直是好奇的，折桂桥桥岸为石块水泥所砌，桥下是水。你说，喜欢古建筑

的薛荔是怎么找到这座古桥，又是怎样扎根生长的呢？真是奇怪。

水乡的桥多有高高的拱，因为要走船。拱越高越大，说明此处走的船也越大，且多。故而，你还可以根据一座桥的桥拱情况推出此地曾经的繁华程度，比如京杭运河上的拱宸桥、广济桥，你可以把它们看作江南曾经的经济之门。

相比之下，良渚港上的折桂桥则小得多。然而，别看它小，却是长者，因为它从宋朝一路走来的。

折桂桥有三个拱，说明当时河上船只繁多，需要三个过桥道。这三个拱呈半圆形，使得桥和桥的倒影形成了一只噙着盈盈碧波的大眼睛，十分生动。

俗话说日久生情，那么，一艘船若每天都在一座桥的眼睛里进进出出，这座桥会不会对它生情，会不会惦念它的安全、它的暮归？这样想时，整个河流仿佛都温柔了起来。

位于水乡村子里的桥，常被叫做某家桥。有时觉得，这桥像是留守在村中的媳妇似的。男人划着船出门打鱼去了，桥就守在河上，看着他们远去，等着他们归来。天长日久之后，桥的名字，也就成为村庄的名字。比如夏家桥，桥和村是一个名字，说明桥比村庄古老，且在村中占有重要地位。

水乡桥的桥面多由青石板铺成。青石板结实，但由于风霜雨雪常年的侵蚀与无数鞋底的反复打磨，它们现已有了包浆，光亮润泽。站在上面，就像站在一本历史书上，站在一条时光隧道上……有凝重感。

有些桥的桥上还有漂亮的栏杆与精美的花纹，那些都是造桥人的心思。桥不但要实用，还要好看。造桥人知道桥会比自己走得远，常将桥的建造情况刻在它身旁。可惜，这些字迹多已被岁月的风雨涂抹得无法辨认，于是，桥的身世就显得扑朔迷离起来，比如折桂桥。

折桂桥又叫马家桥，但无论哪个名字，都像一个个谜语，让人想知道谜底。

现有资料表明，折桂桥始建于宋朝。当时，它是杭州城至南京陆路交通的必经之道，杭州北郊之咽喉。那么，南宋前后的杭州考生们进京赶考，是不是都要经过这座桥？杭州在北宋及明清可都是出过状元的，他们是否走过折桂桥？不得而知。风一阵一阵地吹来，不知从河上从桥上吹走了多少故事，最后，只给我们留下了谜之语。

站在一座古桥上，看河上的水不停地流淌，感觉像站在时光之舟上，思维一会儿飘向过去，一会儿飘回现在……

水乡的桥，是河流的盘扣，扣着两岸；水乡的桥，也是时光的襟袂，搭着古今。

秋夜照蟹

□钟穗

照蟹，也叫听蟹或守簑待蟹，该种捕蟹法在家乡及周边一带十分常见。早在陆游《稽山行》中，便有“村村作蟹榼（簑），处处起鱼梁”之语。我曾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夜，有过一次与同伴在河畔静静照蟹的经历。

照蟹前，会选一条僻静狭窄但有潮水涨落的河流。先将河底躺平，打上木桩，然后将用细竹条编成的簑子，下端插入水底，上端超出水面，并绑缚在木桩上固定，横拦于河中，形成一道隔离墙，这就是拦蟹的簑了。

在簑的下游处得留一个缺口，并在下端埋上一口大缸（体格欠佳的蟹，会直接掉进去）。之后，在紧靠河边离缺口的不远处，搭个矮小的茅草棚，由人轮换守夜，等待毛蟹“投案自首”。

记得当日晚上，刚吃过饭，同村的“大头”便拎着马灯，领着我来到他事先搭好的棚里。将灯安放好并点亮，挂于簑的缺口处。一星豆火亮起，簑上一圈光晕，成了召唤蟹们集合的火炬，引诱它们往这里爬。

“大头”和我悄悄蹲守在棚里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缺口处缓缓流淌的水流，像待兔的农夫般耐心等待着“横行霸道”的毛蟹，照蟹就此开始了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白天能看见游鱼水草的河水，如今披上轻柔的薄纱，幽静得像闺房中梳妆台上的一面明镜。过了好一会，见仍毫无动静，我已颇生倦意。潺潺流水发出的淙淙之声，更像催眠曲般令我呵欠连连。

就当一弯淡淡新月刚好挂在树梢的光景，蓦地，从缺口处传来了微弱的“窸窣窸窣”的声音。哟，果真来了。一阵狂喜之后，睡意顷刻间荡然无存，刚想欢呼，“大头”当即用手势暗示我小点声，勿惊着蟹。这东西很敏感，只要听到异响，它们就会改变前进的方向。

借着马灯昏暗的光线，但见一股淌来的浑水间，一只怒目微张、张牙舞爪的毛蟹正悠悠地朝着亮光处横行过来。当爬到蟹簑时，遇到了障碍，这小生灵还蛮有警惕性地对地形地貌作了一番侦察。当没有发现“敌情”后，这才横着身子，凭借天生八条腿的优势，硬是一点一点地沿着竹簑向上攀爬。

蟹在刚出水面时警觉性最高，一旦发觉不妙，立时就会跳水逃生。而当它爬到一定高度时，兴许是生怕掉下去摔死的缘故，再感到什么威胁，也无论如何不敢往下跳了，只会死抓竹簑不放。说时迟那时快，“大头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对准蟹背一下将之擒住，把蟹爪往反方向一拗，扔进篓里，整个过程一气呵成。

蟹很狡猾，第一只来的只是侦察兵，接下来才是大部队。等到夜深人静，薄雾升腾时分，突然接踵而至来了一群蟹，约四五只的样子。依着先前看到的“大头”抓蟹的招式，我原本准备依样画葫芦。谁知苦于缺乏实战经验，扑上去正欲摀住那只蟹时，不想却被它毛茸茸的大螯给钳住了。然即便那种钻心的刺痛，非但没让我放手，反而兴奋得无法言表。

我和“大头”就这般在幽幽静静的蟹棚里，披衣露臂，蹲守着捕捉着。既收获着毛蟹，也收获着快乐。每捉到一只蟹，那欢快的心情就像潺潺的河水流个没完。到了半夜时分，我们已捉了好多既大又肥的毛蟹。

月华似水，西风夜冷，大地一片沉寂。唯有竹篓里装着的10多只相互挤着的蟹，发出“啾啾啾”的吐泡泡声，在万籁俱寂的郊野，传得很远很远……